

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

Major events affecting
the world

(第二册)

编著 陈君慧

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开启一个时代，或成为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

阅读这些大事件，既可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又可以帮你找到思考的方向与生存的智慧。

本书资料翔实，内容精炼。

收录了上起古埃及文明，下至伊拉克战争等影响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影响世界 的重大事件

Major events affecting
the world

(第二册)

编著 陈君慧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并非一个单独的国家，而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个“概念”泛指西欧中部的莱茵河、马斯河、些耳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一带，相当于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的一部分。16世纪时，这片广阔的区域还是西班牙王国的“囊中之物”，然而，当地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发展，逐渐催生出一一种争取自我解放的意志。

大航海时代的商业和贸易，给尼德兰带来了意料之外的繁荣。面朝大西洋与英国、背靠德国的地理优势，

使这里迅速成为物资流通和货币流通的重要枢纽。1531年，这里甚至建立了一家股票交易所。但是，自从菲利普二世成为西班牙国王之后，政治独裁、宗教迫害以及经济限制便一起降临尼德兰，短时间的迅速衰颓引发了一场集体叛乱。

1566年，由天主教贵族和新教贵族组成的“贵族联盟”联合上书。这本是一次针对菲利普二世宗教政策的和平抗议，然而，这次改革不仅没有带来现实境遇的好转，反而被西班牙派来的殖民总督以“乞丐”为名羞辱了一番。为此，尼德兰信奉新教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城市平民掀起了一场“破坏圣像运动”，他们捣毁了天主教堂，并把天主教尊奉的神祇塑像摔碎在地。

尼德兰的“渎圣”无疑将点燃西班牙的怒火。奉命前来镇压的阿尔瓦公爵是一个强悍的“铁腕”人物，他甚至公开宣称：“宁留一个贫穷的尼德兰给上帝，也不留一个富裕的尼德兰给魔鬼。”残酷的镇压，使数千人被判处死刑，同时也激发了另一种正义，一种在尼德兰广泛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

从1572年开始，尼德兰的武装起义从北部泽兰省的布里尔城遍布北方各省，尼德兰北部地区的革命形势，如同星火燎原一般，蔓延开来。尽管恼羞成怒的阿尔瓦公爵恨得牙痒痒，扬言“如果我拿下阿尔克马，我绝不留一个活人”，但他终究还是没有攻下那座城池，只能眼睁睁看着北方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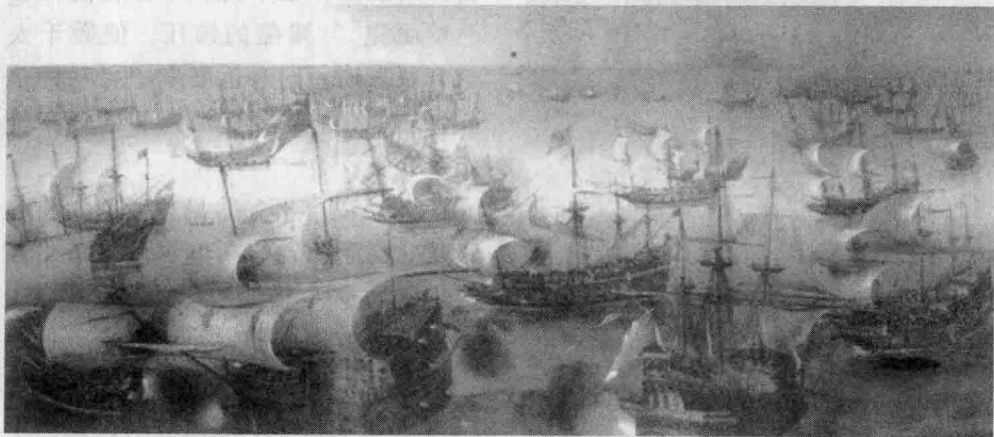
在尼德兰的西班牙士兵

省陆续宣告独立。1576年10月，尼德兰三级会议召开，通过了一个名为《根特和解协定》的合约。这是一个以维护国家统一为主要目的的条约，然而关于“国家独立”的政治要求却并没有体现出来。两年之后，西班牙的帕尔马公爵利用外交和政治手段，使尼德兰发生了南北分裂：南部称“阿腊斯联盟”，站到西班牙一边，反对革命；北部称“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宣布北方各省绝不分裂、捍卫独立。此后的二十余年，西班牙与“共和国”军队之间一直没能形成和解，战争旷日持久。

当西班牙军队正因占领了布鲁塞尔、安特卫普而沾沾自喜之时，“共和国”中的荷兰却迅速与英国达成了反西同盟。当时，西班牙是与英国争夺殖民地的强大对手，伊丽莎白女王几乎没有多犹豫，便向荷兰派遣6000名英军。英荷的联合舰队在海上向西班牙船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一方面

截获西班牙从海外殖民地运回的物资，另一方面也不断袭击西班牙在南美北部沿海的据点。这时，西班牙当局将战争的矛头转向英国，只有打败英国，尼德兰才能成为西班牙的天下。

战争的转折发生在1588年。这年7月，西班牙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包括130艘大型船、2400门大炮，船员及兵员的总数超过三万人，这就是当时名震一时的“无敌舰队”。它不仅是西班牙夺取海上霸权的公开宣言，同时也决定着这种霸权的存亡。浩浩荡荡的舰队驶向尼德兰，准备从那里运送帕尔马公爵的军队去进攻英国。英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排开阵形，进行拦截，由此引发了世界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海战。从战备条件上看，英国当时远远落后于西班牙，作战人员还不到九千人，而且参战的船只尽管有200艘，但大多体积较小，装备也较差。当两国的军舰在海面上排开阵营之时，西班牙方面显然胜券在握，与



图中描绘了侵略英国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慌乱撤退的情景。

之相反，英国的舰队则必须背水一战。

7月20~27日，西班牙舰队与英国舰队在英吉利海面上大战了一个星期。令西班牙感到窘迫和难堪的是，英国的小型船只纵横穿梭，使“无敌舰队”大型而笨重的船只感到捉襟见肘、无计可施。同时，英国还采用“火攻”的方法，袭击了驻扎在加来港的“无敌舰队”。加来港火光冲天、哀声遍野，“无敌舰队”绣有十字船帆和圣母玛利亚像的旗帜也被凶猛的大火吞噬，消失在灼热而苍茫的夜色中。那些从中逃脱的船只，后来又在逃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场罕见的海上暴风，“无敌舰队”残余的一口气力被残暴地摔到北方海岸的岸礁上，一时间，“浮尸遍野”。“无敌舰队”就这样以惨败收场，西班牙也从此转入防守，焦头烂额地应对国内发生的动乱。

1609年4月，西班牙被迫与“共和国”签订了一项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尼德兰被一分为二，北方7省即荷兰获得独立，南方10省则改称“西班牙尼德兰”。西班牙耐着性子等了12年，再次向荷兰发动了进攻，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1648年，西班牙无奈地公开承认：荷兰从此独立。

从革命中获得独立的荷兰，很快便迎来了资本主义的腾飞。人口迅速增加，商业迅速繁荣，1609年创办的阿姆斯特丹国家银行标志着荷兰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不仅如此，西班牙海上霸权的一蹶不振使荷兰获得了更多的海外空间，不仅开辟了自己的殖民地，同时也成了闻名于世的“海上马车夫”。

东罗马帝国的陷落

当新航路的开辟成为世界性话题之时，古老的东罗马帝国还塞着耳朵，忙着对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进攻。

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雄踞在欧亚两洲交界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南口，三面环水，背靠大陆，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但是闭塞的罗马帝国依旧延续原来的古老传统，当传统不再适合实际时，势必引起改变，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信誓旦旦，他要让这座信奉基督教的城市改宗伊斯兰教。

战争终于在1453年4月6日这天爆发了。但是在战争初期，土耳其人屡屡受挫。就在人们一片哗然，纷纷劝说年轻的国王收回命令之时，穆罕默德二世仍坚持没有回头，他马上派人到热那亚商人据守的加拉太镇去，用优裕丰厚的报酬收买了那里的商人，使商人们允许他在加拉太北面铺设一条陆上船槽。船槽是用坚厚的木板铺成的，由高往低的滑行面，槽底又涂上很厚的一层牛羊油脂。靠着这条船槽，土耳其人经过一夜的努力，奇迹般地将80艘战船拖运到了金角湾的侧面，在那里架起了浮桥，筑起了炮台，向君士坦丁堡发动了新的攻势。

当炮声轰轰地在北城墙外震响时，城中的官兵惊呆了，他们做梦也没料到金角湾这边会出现土耳其兵。于是，他们手忙脚乱地从两线撤兵增援，将西面的防守交给了赶来“支援”的热那亚士兵。这样一来，西城墙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土耳其军队正
开进君士坦丁堡

穆罕默德二世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向手下的士兵们大喊道：“勇敢的将士们，虔诚的穆斯林们！城墙已被打开了缺口，我将给你们一座宏伟而富庶的名城，古罗马的首都、世界的中心任你们抢劫，你们将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翁，勇敢地冲进去吧！”

不等话音落地，土耳其人便发疯般地向城里冲去。罗马人仍然拼死抵抗，与土耳其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土耳其人连攻了两次都败下阵来，最后穆罕默德二世亲自上阵，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

土耳其士兵在城里连续三天三夜大肆烧杀抢掠，许多居民被掳为奴隶，壮丽豪华的王宫被付之一炬，许多珍贵文物被抢被烧，丧失殆尽，所有的基督教雕像都从教堂搬出，换上了伊斯兰教的壁龛，全城最大的圣索菲亚教堂也改建成了清真寺。不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迁都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即伊斯兰之城）。

穆罕默德二世意气风发，继而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先后征服了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摩里亚（伯罗奔尼撒半岛），一直把东部疆界扩至幼发拉底河，创建了庞大的奥斯曼帝国，以“征服者”著称。1481年，穆罕默德二世在准备出征罗德岛时，被长子毒死。

马丁·路德改革宗教

马丁·路德（1483～1546年）是德意志宗教改革家，出生于埃斯勒本城。他早年曾受过律师的训练，后来在埃尔福特进入奥古斯丁修道会学习神学，学成后当了威腾贝格大学的教授。

路德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常常废寝忘食，无休无止地祈祷。他相信上帝爱每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他经常承受着信仰里的上帝对他的谴责，他对使徒保罗的《致罗马人书》怀有一个特殊的疑问，见该书第一章第十七节——

所以在这部福音书里，揭示了来自上帝的公正，这公正有赖于自始至终的虔诚。

正如书上所写：“公正靠信仰而生。”路德写下了心里困扰的时刻——

我尽可能厉行清规戒律；我习惯于蜗居乡下，清算着我的罪孽；我一遍又一遍地忏悔；我一丝不苟地照规矩苦行，而且我的意识保持着自省……我尝试着用人类的药方——人的传统治愈良心的疑虑和困惑，越使用这些药方，在

我的良心里所滋生的不安和忧虑就越多。

路德在研究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后，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接受了一个更为简单的神学教义，并在1513—1518年间找到了心境的平和。路德对《致罗马人书》有了新的看法，他的信仰驻足于保罗与奥古斯丁之间，路德将“正义因信仰而有了生命”看做他的解脱。信仰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接受上帝仁慈的拯救，拯救是一份恩宠，而不是一种努力。信仰意味着上帝自主地拯救世人，而不是因为世人卖力的趋奉。卖力的趋奉（建造教堂、烦冗的礼拜、刻意的苦行等等）并非得救之道，热爱上帝才会有得救的自然结果。路德的信仰终于形成了，并成为指导宗教改革的一部分。

大主教阿尔贝特向教皇抱怨路德的行为，但教皇只把这件事看做一场局部的纠纷。路德进而质疑教皇的权威，导致了争论在更广的范围内发生。与此同

时，路德贴到教堂大门上的“九十五条论纲”被印刷成书并一版再版。他的观点赢得了公众的支持，他本人也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英雄。

如此，路德的宗教改革就变成了宗教与政治力量的混合物。路德的目的是净化罗马天主教廷，保持教会的纯正。很快他就被事变所裹挟，他的新看法变成基督教世界精神与道德的重整。即便如此，他和他的同修梅兰希顿并不认为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教会，教义条款直到1577年才最终由路德宗教会确立。

在1518年的奥格斯堡会议上，路德拒绝收回他的观点，他被迫在服从或背叛教皇的权威之间作出选择。他最终选择了背叛。路德的朋友出于对他安全的担忧，连夜将他转移出奥格斯堡。1519年，他到莱比锡参加一场辩论，对手是一位名叫约翰·艾克的善辩人物。艾克把路德辩到图穷匕见的地步，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圣经》，要么罗马教廷，路德选择了《圣经》。从那时



起，路德就没有了退路。1520年，路德声名大噪，他的小册子用德文和拉丁文出版，通俗易懂，人们争相传阅。1520年他写的作品如下。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路德把这个作品比作吹倒杰里科城墙的号角。他号召日耳曼的统治者改革教会，他疾呼要在日耳曼实行改革，就不能不破坏教皇的权力。路德号召日耳曼的国王和诸侯们起来推翻教皇的权力，他给世俗的权力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任务。

《论教会的巴比伦之囚》。抨击罗马教廷七种宗教仪式。路德把宗教仪式简化为两种（基督徒可以自己举行的）仪式——婴儿与新皈依教徒的洗礼、教徒集体领圣餐以及忏悔告解仪式。

《论基督徒的自由》。提出“因信称义”。路德阐述他的主张：上帝自由地依据信仰而不是仪式、宗教功课或苦行功夫去拯救信徒。

在路德看来，罗马教皇已经变成了非基督徒，其所作所为犹如魔鬼。他写道：“如果上帝从天空降下一场怒火或者硫磺火，把罗马打入地狱，就像上帝曾经对待撒旦和罪恶之城格莫拉似的，你不必为此感到奇怪。”

1520年6月15日，罗马发布了教皇通谕令，谴责路德是异教徒，要求正统的基督徒烧掉路德的著作。路德派教众的回应是当众烧掉教皇的通谕。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尔斯五世，想要协调罗马教廷与路德派教众之间的冲突。他传唤路德到1521年召开的沃尔姆斯议会上。在那里路德当面对皇帝申明：“除非《圣经》或令人信服的说理证明我错了，否则我宁可做一个称义上帝问心无愧的囚徒。我不能反对我所

不情愿反对的事情，与良心作对既不安全又不正确，愿上帝保佑我，阿门！”

一个月之后，罗马教廷将路德革除教职并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他只得躲入一个名叫瓦尔德古堡的地方的教堂里，在这里他开始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他于1534年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的翻译工作促进了现代德语的形成。路德的《圣经》和赞美诗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够阅读《圣经》，从最高阶层到最低阶层，而在此之前，《圣经》都是拉丁文的版本，只有教士和学者才能阅读。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并且刊行于世，这样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阅读《圣经》了。

在改革某些核心信仰的同时，路德希望改革教会的清规戒律。他不赞成修士、修女和神甫独身，不赞成禁止牧师结婚。他自己就与一位叫做凯瑟琳的还俗修女结了婚，共同养育了几个孩子。

路德强烈地支持1524—1525年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加强了世俗王公的势力，德意志因此四分五裂。1524年以后，只要罗马教廷对沉默的路德采取任何措施，就会引起内战。

1529年，在施佩耶尔议会上，日耳曼同意接受路德派宗教改革的诸侯们，共同提出“抗议宗”，反对罗马帝国和信奉天主教的诸侯。1531年，缔结“抗议宗”的诸侯和城市形成了一个政治实体，叫做施马尔卡尔登联盟。这个联盟是欧洲的一股新兴力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与此同时，宗教改革一步一步地传播到欧洲所有国家。在马丁·路德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实行宗教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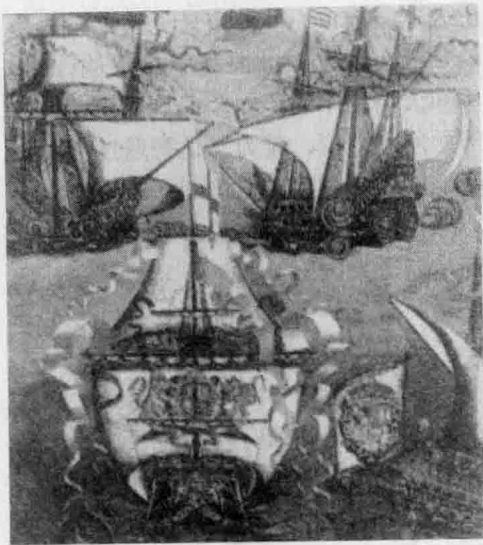
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

近代历史上,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灭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西班牙海上霸权的终结,英国海军从此登上霸主地位。当时仍然堪称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在名不见经传的英国海军面前不堪一击,这种“强者败、弱者胜”的结局,一直是历史学家及军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西班牙是欧洲的老牌殖民国家。16世纪中叶时,它拥有约1000万人口,殖民势力范围扩及欧、美、非、亚四大洲,号称“日不落”帝国。凭借一支庞大的舰队,西班牙垄断了很多地区的贸易,干预欧洲乃至国际间的事务,俨然成为世界的霸主。

然而,西班牙殖民帝国终究不过是泥足巨人。随着英、法、荷等国的崛起,西班牙的优势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首先对西班牙霸权产生冲击的便是英国。英国在16世纪中叶后,随着商业革命的发展,对外贸易活动和殖民掠夺范围日渐扩大。而后起的英国扩大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势必与当时的海上霸权国家西班牙产生冲突。伊丽莎白统治初期,英国囿于海军力量不够强大,尚不敢与西班牙公开较量,于是便利用德雷克等海盗扰乱西班牙航线,拦劫西班牙货船,乘机进行走私贸易,从侧面打击西班牙。

16世纪70至80年代,英西矛盾愈演愈烈。英国声援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反对西班牙支持下的法国天主教会,同时,英国允许尼德兰的海上游击队使用



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气势磅礴,确有海上霸主的雄姿。

英国港口攻击西班牙。西班牙则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英国的分裂势力,力图颠覆伊丽莎白的统治,把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扶上英国王位。1857年2月,英国女王处决玛丽·斯图亚特,此举震动了天主教会,教皇立即颁诏,号召天主教徒征讨英格兰。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率先响应,他立即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号称“无敌舰队”,远征英国。

当然,腓力二世这样做,也不是单纯为了替玛丽报仇。多年来,英国一直同西班牙争夺海上霸权。西班牙船队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经常遭到英国海盗的袭击和抢劫。为此,腓力二世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伊丽莎白女王不但不制止海盗的抢劫,反而公开地加以包庇和鼓励,甚至帮助海盗窝藏财物。西班牙因此蒙受巨大损失。尼德兰爆发反西班牙统治的革命以后,英国支持尼德兰,允许尼德兰海上乞丐游击队

出入英国港口，使西班牙无法平定那里的叛乱。腓力二世恨透了专跟他作对、不知天高地厚的伊丽莎白。当初，伊丽莎白刚刚即位，腓力二世想通过与女王联姻以控制英国，但遭到女王拒绝。腓力二世转而支持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夺取英国王位，玛丽又被伊丽莎白处死。看来，除了诉诸武力，别无选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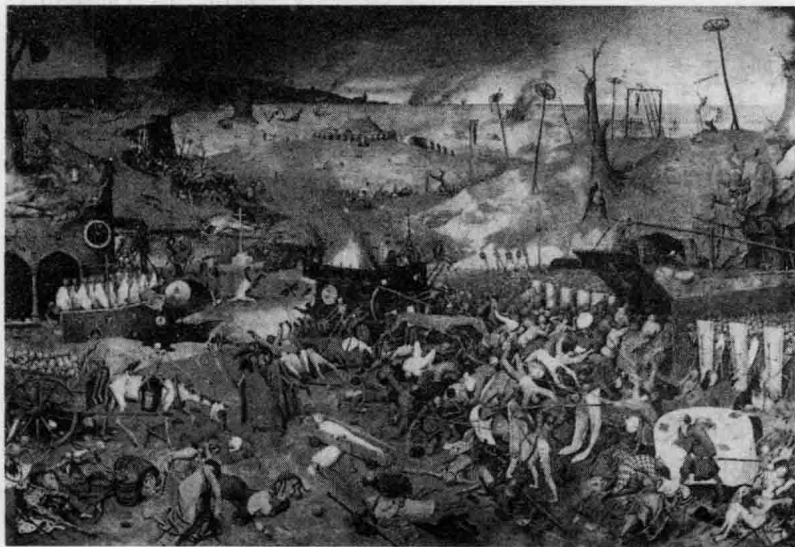
为进攻英国，腓力二世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共拥有约130艘兵船和运输船，船员和水手7000人，步兵2万3千人，号称“无敌舰队”。相形之下，英国军备显得很不充分。通过征集皇家、商人及海盗各类舰船，总共所得形状大小各异的舰船约140艘，作战人员累计不过9000人。然而，英国的这支舰队亦有它的优点，即船体小而狭长，快速轻便，没有船楼结构，除甲板上装有大炮外，舷窗上也装了炮，因此火力强而又机动灵活。相形之下，西班牙的战舰体大笨重，航行迟缓，高耸的船身又极易成为攻击的目标。

1588年7月中旬，由大贵族麦地纳·西多尼亚任司令的“无敌舰队”进抵英国南部海域，130多艘船首尾相接，旌旗漫卷，浩浩荡荡。舰队司令西多尼亚公爵登上了望台，观察英军动向。

“哼！来的都是小船，哪里是我的对手！”西多尼亚一边观察，一边说道：“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炮轰英国舰！步兵做好登船准备！”

英国战舰渐渐靠近，刚进入射程，无敌舰队便开炮轰击，炮声隆隆，水柱冲天。“无敌舰队”排成几路纵队，全速向英国战舰逼来。不料，英国战舰灵巧地躲开西班牙战舰，横过来发炮，弹无虚发。不一会儿，好几只西班牙战舰中炮起火。激烈的炮战持续了一整天。“无敌舰队”两艘旗舰中炮受伤，退出战斗。第七天，“无敌舰队”驶进多佛尔海峡。西多尼亚焦急地盼望援军相救。可是，他哪里知道，英国舰船已封锁了整个海面，援军根本无法到达。

第八天深夜，海面上刮起猛烈的西



溃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风，波涛汹涌。西班牙士兵经过几天的战斗，早已疲惫不堪。忽然，值勤士兵发现对面英军阵地发出几个火球，直朝本舰队冲来，他慌忙拉响警报。这一次，英国舰队采用的是火攻战。他们用几艘旧船，装满易燃物品，点燃后，风助火势，冲入西班牙舰队。顿时，火舌飞舞，浓烟滚滚，西班牙舰船一艘接着一艘燃烧起来，西多尼亚连忙下令：“砍断缆绳，马上启航！”于是，士兵们有的砍缆绳，有的抽水救火，有的跳海求生，舰船相互撞击，更是乱上添乱。

原来，为了迎战西班牙舰队，英国海军将领霍金斯改建了舰船。英军舰船原来又高又大，表面上很威风，但行动上笨拙。这次建造的舰船，降低了船的高度，甲板和两旁舷窗都装置有大炮，这种大炮反冲力小，发射快，射程也更远。在战术上，英军改变传统的接舷法，也就是双方船只靠近，步兵跳上对方船上展开肉搏战。他们尽量避免近战，不让西班牙战舰靠近，以自己轻便灵活的舰船，进行远距离炮击。西班牙战舰又高又大，成了英军战舰集中炮击的目标。7月20~27日间，海军上将霍华德指挥的英国舰队采用灵活战术，避免与西班牙舰队正面遭遇，实施小股跟踪，攻其两翼，或个别交战，攻其不备，使西班牙舰队尚未正式交战即遭很大损失。

7月28日午夜，庞大的“无敌舰队”正在加莱驻扎。英国舰队巧施火攻妙计，利用强劲西风，将6艘船身涂满柏油、舱内装满易燃品的旧商船点火后乘风驶往西班牙舰队。混乱中，西班牙的许多舰船葬身火海，一部分则因自

相碰撞而沉没。翌日黎明，英国舰队采取远距离炮击，使“无敌舰队”中的步兵无法靠近船舷发挥优势。此役，西班牙舰队伤亡很大。这次战役后，西班牙舰队感到登陆英伦无望，乃拟绕航苏格兰和爱尔兰折返西班牙。在苏格兰北部，西班牙的舰队遇上风暴，损兵折将，仓皇败逃中又有一些船只触礁或搁浅。到1588年10月西多尼亚带领残部回到西班牙时，庞大的“无敌舰队”仅残存43艘，近乎以全军覆没而告终。而英国舰队只损失3100人。

“无敌舰队”的覆灭，是西班牙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世界“海上霸主”从此易人。

三十年战争

1618年5月23日，布拉格市内人头攒动，一群武装的群众和新教徒手拿铁棍长矛等武器，冲进王宫，他们抓住了两名国王最忠实的走狗。

“把他们扔出去！”

“扔出去，扔出去！……”

人群中发出一阵阵的怒吼声。按照捷克古老的惩罚叛徒的习惯，两名走狗被人们从两丈多高的窗口掷了出去。幸好落到御城河沟的垃圾堆上。一个摔伤了腿，在地上“哇哇”乱叫；另一个瘫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是吓的还是摔的，昏死了过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它震动了欧洲所有国家的宫廷，引发了欧洲大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三十年战争。

胡司战争以后，捷克一度获得独



掷出窗外
事件

立。1526年，捷克又重新并入神圣罗马帝国的版图，帝国皇帝兼任捷克国王。当时的捷克仍保有很大的自治权，国会和改革后的教会继续存在，捷克语仍为国语。1617年，帝国皇帝指定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为捷克国王。斐迪南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他上台后，完全把捷克当作是附庸看待。他迫害新教徒，拆毁新教教堂，禁止新教徒集会。捷克议会对他的倒行逆施提出抗议，并拒绝承认他为国王。帝国统治者一心想在捷克恢复天主教，他们不仅拒绝了捷克议会的要求，还宣布捷克的新教徒是暴民，要严加惩办。这一下更激怒了捷克人民，他们冲进王宫，制造了“掷出窗外事件”。布拉格人民很快占领了全城，夺取了政府的权力，组成了以图恩为首的政府，再度摆脱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宣布独立。1619年，捷克议会选举新教联盟首领、普法尔茨选侯腓特烈为国王，并宣布对皇帝开

战。起义军很快进入奥地利境内，逼近首都维也纳。

但由于起义的领导者捷克贵族害怕发动群众，幻想通过谈判使皇帝让步，结果错失良机。斐迪南从西班牙的天主教同盟搬来救兵，进行了有力的反击。1620年11月初，双方在捷克首府布拉格附近决战，结果捷克被打败。从此，捷克成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捷克人民重新陷入奥地利的残酷统治之下。

斐迪南和天主教同盟在军事上的胜利，不仅引起了新教同盟的恐惧，也引起了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的不安。法国和荷兰深深地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腓特烈是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婿，英国当然也不能袖手旁观；丹麦和瑞典则早就垂涎德国北部的领土。于是，以德意志新教各诸侯国和丹麦、瑞典、法国为一方，他们得到荷兰、英国和俄国的支持；而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国和

西班牙为另一方，他们得到教皇和波兰的支持，双方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性战争。德国成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

天主教同盟一方军队由残暴无能的梯里将军指挥。当时德军训练有素，而且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而由克里斯蒂安指挥下的新教阵营军队多是临时拼凑的雇佣军，组织松散，战斗力不强。但由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不得人心，各地起义不断，牵制了大部分兵力，加上财政困难，因此，战场上天主教同盟军队连续败退，陷于被动。

前线的失败引起了斐迪南的极度恐慌，他起用了捷克贵族华伦斯坦。华伦斯坦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曾对自己招募的3万人的军队进行过严格的训练，加上他本人出色的统帅能力和组织才能，在战场上他迅速扭转了战局。在梯里的配合下，华伦斯坦把丹麦军队逐出了德国，一直追到日德兰半

岛。丹麦国王被追求和，保证以后不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

由于华伦斯坦为皇帝所立下的战功，德皇授予他“大洋和波罗的海将军”称号和大片封地。后来，华伦斯坦提出了一项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波罗的海舰队和统一德意志的计划，招致了德国旧教诸侯国和支持他们的欧洲各国普遍仇视。德皇迫于无奈，免去了华伦斯坦的职务，解散了他的军队。正当德国天主教阵营发生内乱之际，号称“北欧雄狮”的瑞典军队却乘机从德国北部长驱直入。

瑞典军队很快占领了德国北部，随即进攻德国南部。瑞典军势如破竹，战火很快烧到了奥地利边境。面对这种危急的局势，斐迪南力排众议，再次启用了华伦斯坦。1631年，华伦斯坦被捷克召回，他迅速集中了7万大军，投入到与瑞典军的战斗中。华伦斯坦再次展示了自己无可争辩的卓越军事才能。在

描绘瑞典
军队作战场面
的油画





签署《威
斯特伐利亚和
约》的场景

形势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华伦斯坦指挥德军在萨克森附近的吕岑战役中重创瑞典军，瑞典国王阵亡。此后，新教诸侯国乘机摆脱了瑞典人的控制，独立行事；瑞典国内贵族和王室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随之加剧，削弱了瑞典的国力。

这时，仍然保存实力的华伦斯坦建议与瑞典和平谈判，恢复国内和平，这招致了天主教同盟的反对，连德皇也认为他这样做有通敌的嫌疑。1634年2月，华伦斯坦被德皇派人刺杀了。华伦斯坦的死使天主教阵营失去了一位天才统帅，这也是天主教阵营最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瑞典军取得胜利后，国内斗争不断，军纪废弛。斐迪南乘机联合西班牙军队大败瑞典，并乘胜追击到波罗的海岸边。这时候，一直在幕后的法国不得不公开参战了。

1635年，法国向西班牙宣战，瑞典、荷兰、德国的萨伏伊和威尼斯都支持法国。但是在战争初期，法军连连失

利，直到1643年的洛可瓦会战中，法军大败西班牙，这才逐渐扭转了整个战局。

德皇和天主教同盟经过多年战争，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加上失去西班牙的援助，已无力再战，被迫求和。其时瑞典军也已十分疲劳，军中传染病流行，战斗力大大减弱。法国对英国的革命深感不安，和瑞典又时有摩擦，也无心再战。于是法瑞双方也同意停战。1648年，双方签订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这样，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大战终于结束了。

美洲文明被摧毁

巨城特诺奇蒂特兰成为中美洲最强大的帝国中心不到一个世纪，第一批注意到它的欧洲人完全对它的美景着了迷。其中一人，西班牙征服者伯纳尔·戴兹这样写道：“雄伟的城镇、金字塔

和建筑物矗立在水中，看起来这些岩石建筑像是被施了魔法……这一切是如此美妙，我都不知该如何描述第一眼见到这些从没听说过、见过或梦想过的东西时的感觉。”

戴兹所描写的是新大陆上两大帝国之一的首府，这两大帝国互不往来，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却都在15世纪兴起，在美洲大陆上处于统治地位。两大帝国——一个在今墨西哥境内，另一个沿拉丁美洲西部边缘延伸——拥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并且建了不少大城市；特诺奇蒂兰城可能比当时任何一个欧洲首府城市都大。他们的艺术和工艺作品

非常精致，却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和铁器，唯一使用的记录工具是象形文字——看起来很美，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却十分笨重。两大社会都真正关心居民生活，同时却用活人做祭品——在某种意义上，其规模是人类历史记载中独一无二的。

这两大社会彼此有时迷信般地重现了欧洲文化的一些特征，有时则显现了惊人的独创性，它们是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在15世纪，它们日益强盛，而在16世纪的几十年里，却随着西班牙征服者的到来遭到摧毁。

阿兹特克人的文化——特诺奇蒂兰城的建造者——开始于200年前。那时，一群贫穷的原始人来到肥沃的墨西哥谷地，他们身穿粗糙的波罗麻衣服，虔诚地带着部落偶像太阳神威济洛波奇特利。气候变化使得他们原来的耕地变成了荒芜的沙漠，因此他们被迫离弃西北地区的家园。来自同一地区的其他部落在墨西哥盆地耕地争夺战中打败了阿兹特克人，在1220~1260年期间，沿特斯科科湖建立了诸多城邦。

这些相互争斗的部落填充了早期托尔特克帝国遗留下来的空白，而且很快用军事手段统治了托尔特克社会的残余难民。少数幸存的托尔特克城邦，如西科和库卢阿坎，设法进入了新世纪，他们的文化和传统给新来的移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城邦尊贵的统治者为了适应改变了的环境，殷勤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新来的部落首领们。渐渐地，他们彼此达成妥协。

阿兹特克人刚来到此地时，被盆地其他部落认为是擅自占地者，他们仍保留了一些原始人的习俗，比如，从邻近



阿兹特克武士的雕像

部落偷女人，把敌人的耳朵割下。他们从一块地迁移到另一块地，落到吃蝇卵、蛇、臭虫的地步，最终不得不归附库卢阿坎的托尔特克，起初作为奴隶，后来成为雇佣军。1323年，阿奇托米特尔帝王同意将他的女儿嫁给阿兹特克部落酋长。

阿兹特克人使自己的信仰与托尔特克优越的文化同化，但模仿统治者并没有妨碍他们继续保持自己的部落礼俗。为了博得春神西佩·托特克的欢心，他们欢迎库卢阿坎公主的到来，但接着按风俗把她作为祭品献给神灵，剥了她的皮。阿奇托米特尔大王前来参加婚礼，却又惊又悲地发现一位阿兹特克祭司穿着她的皮作为舞会装。

由于激怒了他们的恩人阿兹特克人，仍然可能只有几百人而非几千人逃走了，最终逃到远处一个荒芜的小岛上，该岛在特斯科科湖的西畔，周围全是沼泽地。传说中记载，他们发现那里有一只老鹰正坐在一棵霸王树仙人掌上，啄着一条毒蛇——一个等待已久的祭司们预言过的未来首府的象征。他们以特诺奇的名字把这块居地命名为特诺奇蒂特兰，特诺奇是第一个把他们带到墨西哥谷地的首领，他们建造了一个小神庙祭奠威济洛波齐特利神。

他们渐渐地克服了这个地方的许多不利之处，而且情况甚至对阿兹特克人有利了。这个小岛四周都是湖水，非常安全，并通过重新收回泥岸和沼泽地开始扩大。长方形人工岛“奇南帕”，就是把成排的芦苇草垫用扎入湖底的木桩固定，然后种一些柳树苗来加固。再把从湖中挖捞的淤泥堆积在上面，就形成了肥沃的水上园地，每年至少种植两种



这幅手抄本绘画，表现了阿兹特克人建立特诺奇蒂兰的过程。

像玉米、菜豆、番茄、墨西哥辣椒，以及其他品种的农作物。因此，食物有了保证，定居地便得扩展；到1500年为止，特诺奇蒂特兰覆盖了15平方千米。

阿兹特克人的凶猛战士之称号——他们自称是“太阳神武士”，使他们保全了小岛这块根据地。14世纪中叶，他们还只是争夺墨西哥盆地霸权的二十几支部落之一，这些部落组织像城邦一样，平均人口约10000人。最强大的城邦之一阿茨卡波察尔科位于特斯科科湖的西畔，它的统治者雇佣阿兹特克士兵，作为报酬，与他们分享战利品。后来，作为同盟军的太阳神武士们受到奖赏，得到了陆地上的土地。

为阿茨卡波察尔科服役期间，阿兹特克人学会了作战技术和一个文明城邦的诡计这两样可怕的东西。在同盟军的支持下，他们由一个部落酋长国发展成为等级森严的君主国，帝王从世袭

贵族中选出。然而，随着阿兹特克帝国权力和野心的增长，他们对自己的下属地位越来越不满。由第四任帝王伊茨夸特尔（字面意义为黑曜岩蛇）率领，他们决定消灭前主人。带着压抑已久的愤怒，他们在1428年洗劫了阿茨卡波察尔科城，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以报复他们被统治80年所看到的一切。随后他们接受了以前被阿茨卡波察尔科统治的所有城邦的进贡，因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位。阿兹特克人一举成了墨西哥最强大的统治者，从此，他们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军事扩张。

在获得独立的最初十几年内，特诺奇蒂特兰的领土扩张了。

与此同时，流浪到维拉克鲁斯的阿兹特克人一直往回传来一些有价值的关于热带沿海地区的军事情报，这使他们打赢了墨西哥盆地以外的第一场战争。阿兹特克人的下一个目标瞄准了西部，但是蒙提祖玛一世的孙子阿察雅卡特尔没能取胜。米奇奥坎帝国勇猛的战士们打败了他的军队，阻止了西进。

15世纪的历程中，阿兹特克人在一系列与对抗的城邦之间进行的战争中获得全胜；西部米奇奥坎是他们唯一吃败仗的地方。到1500年，他们已统治了墨西哥中部和海湾沿海几乎所有的地区，以及墨西哥南部绝大部分地区和太平洋沿岸部分地区。

他们建立的帝国统治不很牢固，因而阿兹特克的统治者大部分时间都在镇压反叛。最后一位帝王蒙提祖玛·察科耶特金——著名的蒙提祖玛二世，这是西班牙人赠给他的称号，是杰出的哲学家而非军阀。如果不是西班牙士兵在赫尔南·科尔特斯率领下突然结束他的统

治，他完全可能使这个帝国成为一个封建官僚而非原始好战的国家，而西班牙人的到来导致了阿兹特克文明的毁灭。实际上，蒙提祖玛二世确实成功地把特诺奇蒂特兰城建成一个美丽而有序的城市。

西班牙人入侵时，阿兹特克首府常住人口为20万。

阿兹特克帝国初期，贵族等级制度不是世袭制。贵族地位在皇帝之下，皇帝赐予的田产是他们财富的来源，他们死后田产归还皇帝。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常常把田产的所有权授予持有者的后代，到15世纪后半叶，皇帝自行处理世袭土地所有权在贵族阶层形成了规范。

阿兹特克社会有两条途径可以升到特权阶层。其中之一要求在特诺奇蒂特兰城里的神殿附属的六所高级学校接受教育。这通常需要贵族出身，因为这些学校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的孩子们开设的。

集市在15世纪里日益发展，无畏的“波奇特卡”组成沙漠商队，他们旅行几百千米，带着大量城市生产的商品：黑曜石刀、兔毛毯、胭脂红染料、草药以及华美的衣服等。他们设法换到一些奢侈的外国商品，例如：玉、海贝壳、美洲豹皮和美洲狮毛皮，还有中美洲一种毛色鲜艳的鸟的光亮的绿尾羽。

商贸旅程可能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因而途中很危险。

被征服的民族被迫把阿兹特克帝国视为统治者并向他们缴纳税金。

事实上对阿兹特克人而言，战争作为政治工具不如宗教仪式。

16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印加帝国